

cmchao / October 18, 2010 08:05AM

[懸盪空中的回家路—美蘭部落](#)

懸盪空中的回家路—美蘭部落

文/鄭淳毅

桃源鄉高中村美蘭部落，是一個只有不到20戶人家的小部落，以往一座水泥橋橫跨高中村，就是居民的聯外交通。八八風災之後，水泥橋沖毀，以涵管搭建的便橋只要降雨稍大，就會隨暴漲溪水流走；不得已之下，居民靠著一條自力搭設的流籠橫渡河流、維持生活。

今年9月，凡那比颱風又帶走了流籠，進出部落更加困難；美蘭部落的6個孩子，為了上學，每天要花近兩個小時路途往返。除了繞行泥濘崎嶇的產業道路，還行經顛顛巍巍的吊橋，橋懸一線，早在多年前因年久失修封鎖，禁止遊客出入。

村民代表余猛說：「(學校)原本只是在對面，現在…」語畢搖頭嘆息。與高中村不過一水之隔的家，如今路遠山遙；災後乏人問問、全靠自力救濟的處境，更令居民感嘆部落猶如棄兒孤島。

美蘭部落只有不到20戶人家，約三、四十人居住。八八風災之後，聯外的水泥橋沖走，公部門利用涵管修築便橋供族人使用。但是只要降雨稍大，涵管就會隨水流走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余金鐘說：「施工也有問題啦，水道都亂做。」認為施工單位沒有觀察河水流向草率施工，不但浪費公帑，更對居民毫無助益。

余猛表示，災後便橋建了四次，有時還沒蓋好涵管就被沖走，這次凡那比來襲前，還是他去通知工人，把施工中的涵管先從河道中撤出，「不然又要沖走了，很可惜啊…」

便橋屢修屢斷，成了聊勝於無的存在。多數時候，族人使用自行搭設的流籠進出部落。材料是居民四處搜求拼湊而來，工人就是每戶各出幾名青壯年人充當。去年八八風災之後，只要降雨導致河道再度拓寬，每戶年輕人就知道，隔天又要出動去拉流籠了。

「就是先一個人帶著鋼索游過去，我們在後面拿繩子拉啊，看他要掉下去的話就拉住他啊！昨天他們游過去，還流掉了兩支手機…」拉設流籠的驚險過程，是村民們的日常談資，笑容背後卻是深深無奈。

「材料都是我們自己找的，沒有經費，都自己想辦法啊！這次就是因為找來的木頭太低，流籠低到不行，小朋友都不給他們坐啊。」村子的婦女La-u說。凡那比之後三周，因連日午後陣雨，溪水上漲，流籠始終拉不起來。村民好不容易趁水勢小時拉起一條流籠，但找來的木樁太短，流籠低近水面，坐流籠如同坐船，因此不敢讓孩子們搭乘。

不坐流籠，孩子們為了上學，必須由村民輪流騎乘機車接送，用「三貼」甚至「四貼」的方式，繞行大半個山頭，行經崎嶇泥濘的產業道路，再步行走過一條鐵索橋到學校。鐵索橋年久失修，不少木板早已腐朽掉落。學校陳主任說：「之前也是有依親過(安排在高中村有親戚的孩子住在高中村)，但還是不方便啦！所以還是天天回家。」

步行危險崎嶇的回家路，孩子們早習以為常，沿途上指指點點「這裡昨天有猴子耶！」「這裡有兩隻松鼠！」但大人則說：「這條路昨天還不通，是我們去拜託鄉公所的怪手挖，才能走車子…」「那個吊橋，掉下去連屍骨都沒了吧…但是這裡是最近的，繞遠來更遠…」

流籠是自己拉的，流籠毀壞後，進出部落要行經年久失修的吊橋，腳下是河谷深淵，孩子們每日都往返這樣的「路」上下學。婦女們說，部落還有老人家，還有洗腎患者，還有小嬰兒…然而一個幾十人的鄒族小部落，卻是容易受忽略的。

一位婦女La-u在受訪時不住搖頭哽咽：「八八風災撤離的時候，我們還要去求直升機，說拜託你們，裡面還有一個小部落，還有人沒出來…」備受忽略、求助無門的感覺，一直延續到一年後的今天。

至今，便橋仍是修了又斷；孩子們上下學全靠村民和老師協調接送，鄉公所從未派員視察關心；縣府承諾六月要建造的鋼便橋還沒有下文；原民會副主委夏錦龍訪視桃源鄉時，曾承諾要補助流籠的引擎，讓流籠從「手拉」變成「電動」，至少會更安全些，但同樣尚無下文…甚至引擎經費，只能使用「農機具」方式補助，因公部門表示「流籠要載人的話不安全」，以「交通工具」補助，出事的話政府部門無法負責…

La-u 談起美蘭部落的災後處境，數度落淚，但旁邊的村民說：「沒有用的啦！這些你都已經說過了，你說了很多次了，沒有用的啦！」

美蘭部落的大人們，只能在無奈中落淚，或將辛酸化解在談笑間，仍舊面對生活的現實。訪問隔日，涵管便橋即將動工，但是何時完成不確知，完成後也難保下一次的降雨又要沖毀。村民們仍打算趁明日天晴，還要再出動去拉一次更穩固的流籠，才能「放心」讓孩子使用。美蘭的大人們一向自立自強，孩子亦如是。

放學返家途中，小男孩們一馬當先的衝在前頭，腳下泥濘起伏的小路難不倒他們，搖搖欲墜的吊橋也如履平地，後面的小女孩們也還有餘裕邊走邊吆喝大家：「有記者要拍我們欸，你們怎麼跑掉...」，孩子們雖勇敢，但政府是否僅能提供這樣的上學路？是部落共同的疑問。

---